

基督教信仰有前途嗎？——由無神論者弗魯的改變談起

關啟文 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

弗

魯(Antony Flew) 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無神論哲學家，2004年底他在多處公開承認已放棄了無神論，轉投有神論(廣義地理解)的陣營，開始相信宇宙有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。去年十月我首次從William Lane Craig的口中聽到弗魯改轍易轍的消息時，實在有點驚訝，現在這個消息已在基督徒圈子中廣為流傳，而在無神論者當中則引起一些震動。我在這裡就這件事作一些反省，第一點想說的是，現在還不是基督徒可沾沾自喜的時候。

基督徒應持務實的態度，不要誇大弗魯的轉變，不宜從少數例子引伸過分廣泛的涵義，基督徒在知識界整體而言還是處於劣勢。我們也不能用這例子去證明神的存在或基督教是真確的。不要忘記，基督徒知識分子放棄信仰的例子也比比皆是，例如英國不可知論哲學家Anthony Kenny以前就是一位神父。亦要強調，弗魯接受的上帝主要是自然神論(deism)的上帝或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，他仍然認為基督教或回教的上帝好像宇宙暴君，不能接受，他也不相信任何啓示。在一個訪問中，弗魯表示耶穌是個有很大吸引力的魅力人物，但他始終認為他成為基督徒的機會是很低的，苦難問題就是一大障礙。然而說到底弗魯的改變殊非簡單，也可對我們作出啓迪。

弗魯對真理的執著——總要跟著證據走

其實弗魯皈依基督教的傳言前幾年已有所聞，那時弗魯澄清這只是個謠言，然而空穴來風，並非無因，弗魯的無神論信念真的在這幾年被動搖。主要的原因是他透過與有神論者的辯論，如Gary Habermas、W. Craig等，開始重新思考神的存在的證據，他愈來愈發覺當代的科學證據指向上帝的存在，例如他感到Craig的宇宙起始論證(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)不無說服力，他幾年前還是訴諸休謨的懷疑論去力拒造物主的存在，但他持續的反省令他感到他的辯護也有點牽強吧！

弗魯也認為當代生物化學的發展令自然神學的地位大大提高，他最近寫信去一哲學期刊(*Philosophy Now* 47期)表達單純用自然主義去解釋生命的起源，實在是難以想像。(It has become inordinately difficult even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constructing a naturalistic theory of evolution of that first reproducing organism.) 有一位無神論者回應說，當代科學家已提出很多生命起源的理論，所以弗魯只是無知。我很懷疑這個講法，其實弗魯對進化論的懷疑從他閱讀Michael Behe的*Darwin's Black Box*時已開始，他本來要寫一個欣賞Behe的書評，但後來一些無神論者叫他讀Kenneth Miller的回應，說Miller已提出答案，弗魯讀了後的確暫時放下那書評，但他多年都堅定相信進化論，如何會不看清楚無神論能否提出合理解釋，就貿然放棄信念？我最近細讀F. Rana & H. Ross的*Origins of Life* (NavPress, 2004)，書中仔細探討當代化學進化的理論，我愈看就愈明白，那些理論不單沒有甚麼實質證據支持，更反而帶出自然產生生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不少人問弗魯，他既然終生都是公開的無神論者，為何要現在才改變呢？弗魯回答時強調，他的改變其實吻合他一向持守的原則，就是「無論證據帶你到何方，總要跟著證據走。」今天他既然認為科學的證據支持上帝的存在，他就要誠實地接受這個結論。弗魯對真理的執著叫我們敬佩。

弗魯事件的反思——基督教不可放棄思想戰線

弗魯的改變有深刻的象徵性意義，以前也有無神論者轉變的例子，如CS Lewis和CEM Joad等，但弗魯的情況有點不同，宗教哲學是他的專業，他對有神論者的論據瞭如指掌，並持續地作出強力批判。他在英語世界中是無神論的代言人之一，他寫的*God & Philosophy*和*The Presumption of Atheism*可說是無神論哲學的經典之作(我中四時曾在大會

堂圖書館借了他的*God & Philosophy*回家看，看了一章已帶來不少思想衝擊）。他早期的一篇文章*Theology & Falsification*指控信仰不能被證偽，激發了一場很長期的辯論，有神論者開始時的確有點手忙腳亂呢！

這樣的一位無神論者相信有上帝，實在有點戲劇性。我在大學經歷過信仰反省的衝擊，經常聽到弟兄姊妹流失的故事，特別是那些好像與你同樣真誠、熱心的信徒，他們甚至當過團長，但他們今天已放棄了信仰，實在使人氣餒。我從心底深處感到疑惑：難道我真的受騙？執著信仰是愚蠢？這些問題都曾叫我迷惘和痛苦。後來我信心恢復了，部分是因為讀到不少有份量的基督徒哲學家的著作，近年基督徒哲學家的孤立的例子，從無神論回轉過來的哲學Budziszewski等。一些無神論者為了抗了一份期刊名為*Philo*，它的編輯Keith有不少傑出的有神論哲學家在宗教哲學論的回應是有點失色。

編者：讀者可到以下網站進一步看到Antony Flew 在一個訪問中談到他最近的轉變
www.bbc.co.uk/religion/programmes/belief/scripts/antony_flew.html

弗魯絕非不懂批判有神論的思路或論據，他能倒戈相向，表明有神論的證據的確有不弱的說服力（但當然還未到不能抗拒的程度）；這也顯示，有神論不單由潰不成軍發展到守穩陣勢，現在更可進行反攻，然而這是很多基督徒學者多年努力的成果，不是一朝一夕可達成。今天我們不可以灰心，例如在文化研究、性道德等問題上，基督徒也是潰不成軍，我們好像永遠不能翻身，但這例子給我們盼望，要鍥而不捨，改變不是不可能的。基督教不能只走感性的路線，更不可放棄思想戰線。其實我們也是有盼望的，踏入廿一世紀，不少徵象顯示，基督教信仰還是有前途的。■

好書短評

Naming the Elephant: Worldview as a Concept
 James Sire, IVP: 2004

吳永康

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哲學碩士研究生

有留意基督學者團契的通訊，便不會對「世界觀」這名詞感到陌生。但一本關於世界觀的書又怎樣跟大象扯上關係呢？作者是否暗喻世界觀研究像瞎子摸象！

作者瑟尼 (James Sire) 跟讀者說了一個有趣比喻，藉此帶出一些大道理。小朋友好奇要知道為什麼地球會懸空在太空，向成年人提問，成年人胡扯是一頭大象在承托著地球。小朋友續問誰在承托大象，成年人回答是另一頭大象，當然小朋友會繼續追問，作者認為成年人最終不能迴避回答一個問題，就是到底那承托地球的大象是什麼？他們要name the elephant。同理，是什麼承托著我們的知識呢？我們若尋問到底，我們終究要指出什麼是這些先於理論的基本假設 (presupposition)，而把我們的學術研究建基於那些基本假設之上，便是對這些基礎假設有智性委身 (intellectual commitment)，智性委身又跟世界觀有什麼關係呢？

(續下頁)

